

故乡的冬天

□刘桂兰

记忆里，故乡的冬天冷得很直接，凛冽的寒意到处逡巡，西北风肆意地吹，吹得人脑瓜子生疼。忽然就明白了杜甫那句“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村子里那条唯一的小河早已结了厚厚的冰，柳树光秃秃的灰色枝桠在寒风中颤抖，一起颤抖的还有站在枝桠上灰色的麻雀。即使在这样了无生气的季节里，儿时的我们也能“生”出许多乐趣来。

秋收冬藏，“藏”在家的我们当然不会消停。炉火正旺，围着火炉开始各种“烹饪”，火炉盖子上铺满了土豆片，土豆片滋滋地冒着热气，看准时机翻个，眼看着就变得焦黄，迫不及待地手去拿，免不了被烫一下。那有什么关系，吃在嘴里的香甜才是最要紧的。炉盖上忙乎的时候，炉膛里也不闲着，一颗颗浑圆的土豆早已塞满了炉膛，烤到外焦里嫩方可出炉，刚出炉的时候是烫手的，两只手来回颠倒地拿。土豆仿佛在我们的手中跳舞，剥去皮蘸点芝麻盐，再就上妈妈腌制的咸菜，来上一口细嚼慢咽，那个时候觉得人间美味也不过如此，一颗颗烤土豆就那样温暖了童年的整个冬天。

冻胡萝卜与烤土豆相比真是冰火两重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冻胡萝卜是我们在冬天里最好的“水果”。早晨醒来就看见窗台上放着妈妈从菜窖里拿回来的胡萝卜，冻过的胡萝卜鲜艳的橙色里透着一股清亮，咬上一口立刻就被冰得呲牙咧嘴，然而也不会放弃，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清凉与甘甜的味道在舌尖上跳动，让人忍不住发出嘶嘶的声音。

最开心的要数下雪天了，堆雪人、打雪仗自不必说，套麻雀才是下雪天的重头戏。因为年龄小我是没有资格套麻雀的，但光是看着也让我兴奋不已。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扫出一片空地来，用木棍支起一个木筐，下面撒出小米，木棍上的绳子由技术最好的哥哥牵着，我们躲在门后面，一个个屏息凝神，只等着麻雀自投罗网。眼看一只麻雀进去了，我哥不动，两只进去了他还不动，待好几只进去后，他“啪”一拉绳子，木棍子应声而倒，筐箩扣下来，反应迟钝的麻雀就陷入了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还真是应了那句“鸟为食亡”。屋里红红的炉火，屋外茫茫的白雪，那种单纯的快乐随着雪花在屋里屋外飘扬……

关于故乡冬天的记忆还有很多：早晨窗玻璃上晶莹剔透的冰花、村里那口老井上长短不一的冰凌子、呼朋引伴去河滩上溜冰、在午后的大炕上打着滚儿看母亲穿针引线……一切都那么遥远却又如此清晰，也许这就是内心深处永远也忘不了的一——故乡的冬天。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

迎冬来 迎爱来 迎你来

□朱佳

上班时突然看到家人在微信群里发出的儿子的一段视频，他穿着黄色的羽绒服、绿色的羽绒裤像个卡通人物，手套买的太大导致两只手都被埋起来，棉鞋穿着不太习惯，走路跌跌撞撞，他大笑着向前跑着，嘻嘻哈哈的笑声让冬日的暖阳都变得热烈起来。

于是我的嘴角便不自觉地带上了笑容。我的孩子总是在极端地哭闹与极端地快乐中徘徊，他会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哭得像开了闸的水龙头，又因为一块小小食物笑得眯起眼睛，露出几颗牙齿。但是他对食物也是有要求的，看到一块鸡蛋还要哭两声才可以停下，瞅着了一块蒸糕也要再掂掂两下，只有姥姥的花卷才能瞬间哄得他喜笑颜开。看着他这样子，我终于决定“偷师”，做出爸爸牌花卷，征服他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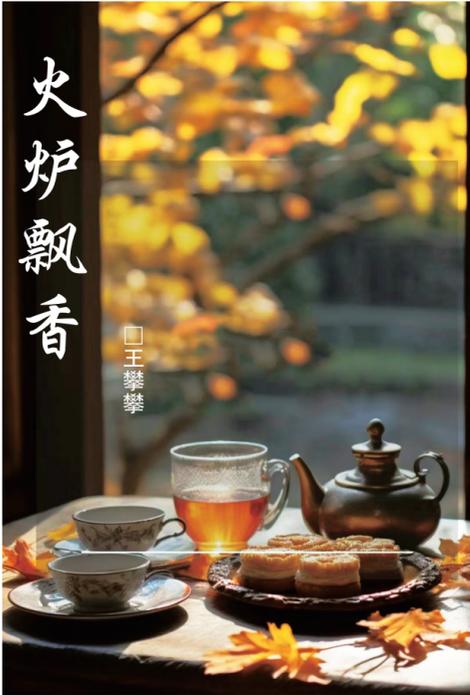
首先和面就是个难题，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盆小了换盆，一身汗和好了一大盆面突然发现没放酵母，得了，从头来吧；对于急性子来说，等待面发酵的时间简直是煎熬，总是揭开盖子“问候”面团会导致面团发酵不到位，但是忘记了这回事之后再突然想起来，却反而会得到一个松松软软布满了孔洞的完美面团；接下来就是揉面、分割面疙瘩，揉面的精髓就是擀起袖子，甩开膀子才能让花卷口感劲道，面疙瘩也要大小均匀，这时千万不要忘记调好油酥，均匀涂抹，这才是花卷分层明显，又香又甜的秘密。

终于，花卷从蒸笼中露出松软的脸来，蒸腾出的雾气与厨房的窗户外的冷空气“交手”后变成水珠一滴一滴滑下来，儿子一会闹着要上桌子去触摸玻璃上的雾气，一会伸着手对着刚出锅的花卷“啊啊啊”地叫着扑过去。

“哎，这可烫呢，你等会吧。”姥姥紧紧护着他，将他抱下桌子，到了嘴的花卷飞了可是惹恼了这个“小祖宗”，哭声响遍了整个屋子，我连忙将花卷吹了吹喂进他的嘴里，他立刻止了哭声细细品尝，然后就开始高兴地跺脚转圈，逗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去年冬天我迎来了这个孩子，今年冬天他像一只雏鸟依偎在我的身边，爱温暖了这个冬天，也带领着我们共同成长。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



火炉飘香

□王攀攀

当晚霞铺满西边山脉，云彩亮得像着了火，但冬日的冷清总包裹着窑洞与烟囱。日头短得绣不完一双鞋垫，主妇就要回窑烧火点炉子了。傍晚五点太阳落山，到夜里十点亮挂在窗边，是漫长冬日里最惬意的时刻。当月亮挂上树梢后，村子里撒着朦胧的暗影。月光皎皎遍地，寒气悄悄爬上窗玻璃，窗里明媚如画，炉火滋滋作响。

寒冬腊月，是农村最清闲和最温馨的时节。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搓揉扯絮，洋洋洒洒，群山逶迤苍白，万籁俱寂。



金珠儿

蒋亚军 包头供电公司

记忆中的农村婚宴

□乔福俊

星期天在家，不知道该怎么吃些什么，在脑海把各种最爱又过了一遍，忽然想起过去婚宴的那些美味，因为那是足以让我回味一生的味道。

农村的婚礼很热闹，婚礼的前一天就开始请人吃饭，因为远路的客人已陆续到了。我们小伙伴也趁着与客人领着娃娃一起玩的机会，早早地从厨房吃一些刀前刀后的边角料，也是很幸福的。

晚上的宵夜忘记吃什么了，但那一碗白面饸饹浇上肉汤汤也是我们平时很难吃上的美味。我们吃过了，玩够了以后，等到十分困倦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睡，睡之前还叮嘱大人要早早叫醒我，不要耽误了娶媳妇的车马，也许也会得到主人家的一块糖果或者点心。

早晨往往错过了娶亲队伍出发的时间，但我们绝对不会错过那顿粉汤炸糕的早餐，卧在大瓷碗的碗沿上，小嘴轻轻地一吸，一根粉条就能顺滑地噙了满嘴，那种感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体会到。

一上午依然是尽情地玩，只等着娶媳妇

的车回来。但因为那时的交通慢，常常是晌午后才能回来。等到拜完华堂，各种礼仪结束以后，我们坐席已经是下半晌了。因此我们早已饥肠辘辘的6个小伙伴早早地坐在炕桌上，一人领一个大花瓷碗等着。



我们还肥而不腻，在当时，我们疑心这是人间最好的一道美味，才放在事宴菜谱的中间。最后一道菜不固定，这须看东家的家境。如果家境好就上扒肉条，满盘的肉都出尽了油，入口即化，也不太油腻。如果家境一般，就上炖猪肉。把红烧猪肉切成块状，中间夹一些红烧豆腐，我们吃起来也很滑爽，只是如果厨师切块大了，我们吃进去，嘴里无法回旋，口水就会顺着嘴角流出来。最后就上大烩菜，大烩菜也很讲究，过油豆腐金黄金黄的，粉条洁白洁白，白菜翠绿翠绿，红烧肉鲜亮鲜亮，山药蛋是绝对不用的，因为那日的农村，不值钱的山药蛋都是平日里的主菜品，是充饥之物，如果婚宴上出现会被别人耻笑。

现在所谓的山珍海味人们都吃腻了、不香了，都总是回忆着过去的味道，我也不由得写下了这些文字，情不自禁地咽下口水，再来刺激一下被油腻掩盖的味蕾，浸润一下干瘪的食道，在童年的记忆里大快朵颐。

（呼和浩特供电公司）



冰雪缘

□曹志

儿时，冬天的乐趣像村后小河的冰块一样干脆简单。

雪后初霁，村子里及周围在亮晃晃的阳光下像一幅水墨画，白茫茫的雪，点点簇簇的枯草，泛亮的冰河，白茸茸的树挂，静静的，几声狗吠和袅袅缕缕的炊烟才让她生动起来。

村子后面不远有一座小山，虽不太高，但略有陡坡，几场小雪覆盖，加之放牛羊的人群踩踏，渐渐踏出一条天然的雪道。

乡村放学早，到家后书包一扔，雀跃着聚拢，惊得村头的麻雀扑楞楞的一会儿冲起一会儿落下，没了主张。

“大棉袄大棉裤，大毡疙瘩李兆富。”不知这首歌谣从何而来，只知道李兆富是村里开小店的，那个年月冬天棉袄棉裤和毡疙瘩是标配，歇斯底里吼着歌谣，七八个死党向山后出发。

雪是天然的，冰道是现成的，滑雪的用具也是随手而来——铁锹、破木板之类。味味溜溜爬上小山，已经不再需要热身，铁锹上一坐，锹把成了“方向盘”，疾冲而下，滑得迅速吼得畅快，终点上往往刹车困难，连人带锹翻滚在雪地上，满脸满身全是冰雪。用木板的中途人板分离，棉裤在冰上楞生生地磨，起身时屁股后面已经磨得惨白，倘不厚实可能有露肉之嫌。嗨闹中肚子已经打鼓，返回时路过村口的“马河”，上面东裂一道西炸一块，这也证明冰面冻透了，小朋友又偷偷摸摸拿来自制的冰车，或前面拉着或后面推着，打打闹闹让小村子满是幸福的笑声。

当然雪还有更多的玩法，堆雪人最考验烧脑的本领，可以随意想象，萝卜、围巾、草帽、扫帚都能成为道具。堆腻了可以滚雪球，用手随意团个小球，小心翼翼地滚动，雪球越滚越大，后面留下长长的轨迹或深或浅或直或弯，好像奋斗的人生。雪球到了一定体积已经推不动，正如人到了一定的高度需要停下脚步或思考或沉淀或回望。最惬意的就是打雪仗，雪球满天飞，翻滚追逐无所顾忌，老人们则在鞋跟土磕磕烟袋：明年有收成哩！

在村庄里，冰雪可以玩，更是熬过艰难年月的救命稻草。那时村里打不出水井，冬天，父亲去河套里刨冰用背筐背回，刨冰完了就用马车到村外拉雪，冰雪在锅里化了，人吃、洗脸、洗脚之后用来给牛羊喝，那个岁月一直持续到十六岁，村里有了一口深井，用电泵把水抽到一个大池子，各家再挑回。如今家家通了自来水，旱地开发成水浇地，村子的蔬菜种植远近小有名气，谁也未曾想到昔日“干沟”成了“菜篮子”。

苦水流尽滋润甘泉，冰雪消融才是阳春，好时代好时节好时机，那有理由不去珍惜和奋斗！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



又是一年雪落时

□郭静芳

入冬以后
雪一场接着一场地下
那簌簌落落的雪花
那袅袅娜娜的炊烟
还有那朦朦胧胧的月色
都会堆叠在我的记忆里
唤起我心底浓浓的乡思

那时在老家
窗外飘着大雪
家人们围坐在一起
谈论着今年的收成
来年美好的光景
母亲会熬上一锅奶茶
父亲会烫上一壶老酒
屋子里热气腾腾
外婆讲着民间故事
听得我有时哭有时笑
觉得幸福是那么简单

可又是在一个冬天
我的外婆就化为雪
永远地走了
但我知道
那场雪消融的时候
她老人家又化为水
融入了万物
以新的生命状态陪着我了

时光虽然过去这么多年
但我依然在下雪的夜里
会不停地做梦
经常梦到儿时冬天的模样
会梦到老屋门前那棵树
和挂在它枝头的红果子
像一盏盏灯笼
照亮着我前行的路途

(政研会)